



新年,隔壁搬来新邻居

□天凌

那年春节前,我先生生病住院,单位有年终总结要写,婆婆到我家去紧急取他的笔记本电脑。我在工作岗位上就接到了婆婆的电话,她十分诧异地对我说,“你家隔壁搬来了一户什么人家呐,竟搬来了一个煤球炉,两个大砂锅,一个腌咸菜的大缸子,还有起码80块蜂窝煤,把你家外头的走廊填得满满当当,我挺生气,拍门叫那新来的老太太出来,把腌菜缸子挪动挪动,你家的防盗门才能完全打开。”

我婆婆千叮万嘱咐:“你可不能退让,多占点面积也就算了,哪有弄到人家门口都是煤烟气的,现在都用管道煤气了,这家人竟然还用蜂窝煤,烧完了还要倒煤灰,真不嫌麻烦。”

那天,我接完孩子回到家,果然,隔壁一家正敞着门,欢天喜地地吃乔迁家宴,笑语喧哗,一只煤球炉子端端正正地堵住我家的门,上面坐着大砂锅,咕嘟咕嘟,洋溢着扑鼻的香气。听到外面公用的防盗门有响动,一个长相挺富态的老太太赶紧迎了出来,对我笑道:“今天打扰你们了,亲戚朋友都来了,里头那桌都坐满了我和老伴的床沿上,你还没有吃饭吧,不嫌弃的话,你和孩子也来吃一口。”

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过于热情,我忙推辞说:“不用啦,您太客气了,我家有现成的饭菜。”老太太也就不再坚持,过一会儿,她又敲了我的门,送来一碗刚从煤炉上炖出来的热鸡汤,老母鸡已经炖得稀烂,鸡汤上飘着一层金黄的油。老太太笑道:“我们家的规矩,鸡腿都是归孩子,我孙女一个,你家孩子一个。”

情感驿站

见“卡”如面

□吴光明

新春佳节,闲来无事,从书橱里翻出一叠包装完好的贺年卡翻阅起来。看着这一份份印制精美、色彩斑斓的贺卡,读着一句句亲手书写、感情真挚的留言,如同见到一张张熟悉的友人面孔,喜悦、感动、欣慰之情油然而生。

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贺年卡盛行时我留下的部分收藏“珍品”。记得那时一到元旦或春节,亲朋好友和一些联系单位的贺年卡就会从四面八方邮来。邮卡人中有远方的朋友,也有身边的知己;有曾经的同学,也有久违的同事;有忘年交,也有新相识。“来而不往非礼也”,此时,也是我制作贺年卡最忙的日子。我奔走于大小商店之间,挑选各种图案的贺卡,心里盘算着,这张送给谁,那张送给谁。我先是针对每个收卡人的个性特点,苦思冥想为他们准备最恰当、最真挚的祝福语,然后发挥书法特长,泼墨挥毫,最后将一沓沓贺年卡送到邮电局,给亲朋好友寄去一份份思念。

收到贺年卡,我总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喜悦与感动。记得有一年春节,一位朋友出差回来晚了,只能买到空白的卡片纸,自己制作贺年卡。他对自己拟写的祝福语还算满意,可对书法、绘画总感到美中不足。也不知写了多少次、画了多少遍,才算拿出了像样的贺年卡。邮寄时还夹了一张便条,说明贺年卡迟到的原因,同时表达“仓促赶制、贺卡不甚理想”的歉意。手捧贺年卡,感觉收到的是朋友的一颗诚挚之心!

那时的贺年卡,一般都是赠卡人精心设计制作的,难怪贺年卡样式各异、五花八门。平铺的、折叠的,横式的、竖式的,精装的、简装的,不同的图案、不同的情调、不同的色彩,让人眼花缭乱,洋溢着热情的问候,深切的赠言、真诚的祝福,还有幽默的调侃。擅长诗书画者常常是自己制作贺年卡,先是购买空白卡片纸,根据受赠者不同身份、年龄、关系以及十二生肖的不同年份,围绕贺词内容,然后在一张张卡片纸上亲手作诗、绘画、书法……发自肺腑的贺词配上生动形象的画作和功力深厚的书法,品位十足,俨然是一幅幅极具欣赏与收藏价值的诗书画作品。更有装帧精美的贺年卡,外着包装、内设里囊,镶嵌着“三阳开泰”“马到成功”“龙腾千禧”“喜鹊报春”等镂空金箔画,简直就是一件件雕刻工艺品。

每每收到这些贺年卡,我总是在反复欣赏、细细品味后,从中选择部分精品收藏起来,以此作为新一年的前进动力和奋斗目标。数十年过去了,一次又一次搬家,我都将这些贺年卡视为一笔精神财富带到新居,闲暇时拿出来看看,感受那些温馨的祝福,那种幸福与愉悦便久久回荡在心中。

如今,元旦、春节还未到来,祝福的微信就在手机上“滴滴嘟嘟”响个不停。以前是收着贺卡过新年,现在是看着微信等节日。虽说微信方便快捷、省钱省力,且贺词不乏优美,但怎么看都不是为“我”而发,与贺卡相比,少了点真诚与亲切、沟通与交流。我还是偏爱带着墨香氤氲的贺年卡,从熟悉的字迹画意中享受见“卡”如面的温馨。

按照本地人的习俗,邻居端了碗来,不能空碗还回去,吃了晚饭,我把那大海碗洗得锃亮,在里面装满柑橘、红枣、桂圆和核桃,还到了那人声鼎沸的房间里。见我进来,老太太忙扬手说:“大家吃得也不多了,赶紧散了罢,邻居家也要休息了。我们往后相聚。”

那家人的亲友也都是外向人,在我家门外道别,还道了半天。从你來我往的寒暄中,我大致听到邻居的买房经过。原来,老太太姓吴,跟老爷子都是十年前从工厂退休的,本来一家人住在总统府旁边的民国小楼里,一幢楼住好几户人家,早成了大杂院。这一年,政府收购民国建筑,想把它逐步改造成网红街区,老居民就逐步腾退了。拿了现金补偿,老两口就在离总统府一箭之地的我们这栋楼,买了60来平方米的一套房。一家人图的就是离科巷菜场近,买菜方便,周围环境也熟悉。新来的邻居家,包括老两口,父母离异后被判给大儿子抚养的孙女,在外务工,偶尔回家的大儿子,还包括40岁才娶了媳妇的小儿子,也就是说,当下屋里已经住了六口人,明年过年,新生儿出生就是七口人。

过了两天,我把邻居的情况跟婆婆一说,她瞪大眼睛:“你要争取自己的权益呀,你要跟他家谈判啊。这个公用走廊你占多少,他家占多少,你们要用尺子量好、分好。不能看着他家人多势众,你就步步退让。”

我犹豫了:大过年的,去掰扯这些,合适吗?

公用走廊的窗台上,放满了老太太带

来的花盆,她跟我说,过年把搁置的煤炉请出来生火,不仅是因为煤火炖汤、煮蒸更香,还因为她想用煤灰来疏松、改造土壤,让她的滴水观音、月季、杜鹃还有山茶,移栽后开得更旺盛。她打算请人来焊接花盆架子,这走廊上搭出去,以后好再种一排花。“我家住在总统府旁边的时候,有个小院子,我种的蔷薇和芍药春天开得可好了,现在搬到这边二楼,虽然没那条件了,可人总要有个盼头,能种花,就是盼头。”

得承认,正是这最后一句话打动了,我也还是热爱植物的人,虽然工作忙,没时间种花,但转念一想,有这样一个爱操心、爱种植邻居也不错啊,为什么要用尺子量,把公用走廊分割得那么泾渭分明呢,邻居种了花,也算我家门里的花,我不费一盆土,又不费一把肥,就能观赏现成的花,难道还要挑剔吗?

此念一出,豁然开朗。我从此不嫌老太太的煤炉堵着我家的门了,也不嫌她家腌菜缸散发着隐隐的酸味了。毕竟,我又不是大胖子,我家的门只要能打开60度,我和女儿就能钻进家。有这种把日子过得热火朝天的邻居,我和孩子也沾了好些光:年夜饭之前,老太太要给我送飘着麻油香的什锦菜;年初五,她要送来自家蒸的红豆年糕;正月十五,她会包四种馅儿的大汤圆,甜口的有豆沙馅儿的、黑芝麻松仁馅儿的,咸口的有猪肉馅儿的、荠菜馅儿的。她还戴着劳保手套剖解竹篾,以老虎钳拧紧铁丝,捆扎灯笼或风筝的骨架,一会儿糊个灯笼,一会儿画个风筝。过年那几天,我女儿和她家大孙女像跟脚



年味儿 许开源摄

有福气的孙庄人

□孙同林

在这方面,老伴无疑称得上一个优秀分子,一位榜样。

这几年,孙庄村结合本村实际,多措并举改善人居环境,扎实推进美丽乡村乡村建设,村民们的幸福指数节节升高。前年,孙庄村成为江苏省乡村振兴示范村。

去年10月,孙庄村通过引入数字化垃圾分类系统,建垃圾分类中转站,给每户垃圾桶上贴上IC磁卡的方式,推动垃圾分类智慧化。村民们投放的垃圾可通过智能管理系统自动称重、自动传输数据、自动显示投放情况。智能分析大屏上,实时显示着整个村的垃圾投放收运情况、参与率、准确率等指标,每户居民垃圾分类情况一目了然。

现在,走进孙庄,一条条干净平整的道路,一堵堵色彩斑斓的彩绘墙,充满乡土气息的文化广场,让回乡过年的村民眼前一亮。方便舒适的生活环境,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清丽的村舍整洁的庭院,让大家大为赞赏。

从现状中已经很难找到孙庄村当年的影子。8年前,也就是2016年以前的孙庄村,环境很差,河沟污染严重,一条条臭水沟,让人行掩鼻;由于没有固定的垃圾站,路边、河岸,垃圾随处可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孙庄村两委从解决水质和垃圾问题入手,在文昌园内建立起如东县全县第一座小型污水处理和易腐垃圾处置中心,帮助村民们处置日常废水和垃圾。接着,孙庄村先后投入1250万元,以农村厕所革命、垃圾分类、河道综合整治、农路提档升

猫一样跟着老太太,就等着她手上的玩意儿做好了,可以带出去玩。

不仅如此,没到正月十五就开学了,我家女儿有一天忘了带家门钥匙,只能用力拍门,指望走进廊去避避风。隔壁老太太赶紧出来,热情邀请我家女儿去她家写作业。傍晚六点,我接到一个陌生座机打来的电话,女儿告诉我:“我在吴奶奶家吃饭啦,她做了鸭舌冬瓜汤,说瞧见我鼻子下面有小口疮,鸭舌和冬瓜是去火的。”

我跟老太太在一个门里住了十年,我婆婆经常评价说:你那个邻居吴老太太精得很呢,将近四个平方米的公用走廊,后来就全成了她家的,种花、腌菜、打年糕、挂灯笼,好好的地方,可有一寸是你的?

我并不辩驳,只是笑。老太太有没有占便宜的心思呢?肯定有的,可我依旧忘不了她和她家徐老爷子,从正在大拆大改的老宅院里,搬来很多被工人抛弃的老窗户,让这曾经四处窜风飘雨的走廊,变得温暖;我忘不了她做了好吃的分送邻居,养了出彩的花卉品种也要替邻居扦插;我也忘不了我家门锁突然坏掉后,她不知从哪里拽来已经收摊回家的锁匠,让他帮我撬锁、换锁。老太太拍胸脯跟我保证:“锁匠是我从前的徒弟,他在公安局有备案的,与110联动的,你放心。”

每一段缘分,都有两面,是否能心情舒畅,要看你的着眼点在哪一面。



岁月物语

每次去超市,总喜欢逛逛蔬菜区,钢筋水泥构建的城市,这儿,是与泥土最接近的地方,番茄、南瓜、辣椒、青菜……饱吸大地朝露的精华,成了这样鲜嫩水灵的模样,舒展出自然的赤橙黄绿。春节前,在常发广场的永辉超市,一格格码放规则整齐的各色蔬菜之间,我竟然发现了一小堆塌棵菜,没有鲜艳的色彩,并不引人注目,但在我心里,如朵朵盛开的黛青色之花。霎时,一股亲切温暖的感觉弥漫于心。

在我的故乡,塌棵菜是在隆冬和初春季节寻常见的蔬菜。它是青菜中的极品,味甜鲜美,清香爽口。勤劳的农人,九月下种,十月分畦,任其平展株型,塌地生长。冬后,经霜酥软。有诗赞曰:菜根滋味甜于蜜,堆雪河豚味最长。它最大的特点是天生耐寒,即使霜雪覆盖,拂去积雪,它依然郁郁葱葱,枝叶纷披,充满生机。这种别具一格的凤骨与秉性,让它有了另外一个名字——塌地松。它的叶子以黛青色为主,重叠交错,茎秆呈墨绿色,带有浓浓的黑墨,人们又称它黑塌菜。

周末回乡,一夜奔走,到家已是深夜。早晨还是醒得早,拉开窗帘,冬季的田野,一片孤寂。仔细望向地面,浓霜覆盖之下,黛青色的塌棵菜,一垄垄,像律诗一样排列整齐。80岁的老父,已经拿着小铲刀和竹篮,在田里劳作,他粗糙的大手还很灵巧,一挖一挑之间,就是一棵完整硕大的塌棵菜,他抖掉菜叶上的白霜和泥土,扔向竹篮,一抹抹黛青,在里面欢喜跳跃。

我去厨房洗菜,打开水龙头,水冰得刺骨。父亲赶忙生火做早饭,他不习惯燃气灶具,还是使用稻草作燃料的老式灶台。炉火升起,灶膛里火红一片,室内也暖和起来。我细心清洗,摘下一片片菜叶,塌棵菜的外叶塌地生长,叶片肥厚而有褶皱,芯叶卷心,需细心扒开,洗掉里面的泥土。仔细嗅叶片,闻见淡淡香味。父亲说,待会儿到乡里的集市买几斤文蛤,前几天熬了一大碗猪油,今天中午用猪油,塌棵菜炒文蛤。我一听,喜笑颜开,这样鲜美的滋味,举世无双。

母亲也起床了。几年前,得了肾病的母亲,身体羸弱,长期使用激素,导致脸部呈现异样的圆形。她曾经是一个多么健壮的村妇,能扛着百十来斤的稻谷在田间飞奔,而今,却只能在室内缓步而行。但农民勤劳的本性犹在,她依旧闲不住。过几天,她还要蒸馒头,馅儿是新鲜的塌棵菜,细细切碎,加上瘦肉丁、香菇丁。她还要蒸年糕、做炒米糖……过年的古老仪式,一样不能少。环顾厨房四周,在母亲的拾掇下,这儿的一切依然井然有序、干净整洁。而父亲,是个不识一字的农民,只擅长农活,并不擅长家务,过去的岁月里,他甚至不会做饭。然而,在生命的年轮划入垂暮时,在他的妻子重病时,他成了里里外外都能操持的一把好手。给我们的电话里,他们永远保持一致:都好着呢,你们放心吧。在寂寞的乡间,寒来暑往,两个人能相伴,心里有期盼,就是他们最美好的世界。

我们返回城里,车子后备箱里塞上了满满一筐塌棵菜,棵棵滋润饱满,如垒起的一叠黛青色瓷盘。车轮碾过有煤渣的小路,我朝田野里望去,塌棵菜正努力贴着地面匍匐而生,用匍匐的视角,从大地怀抱中获取生长的温度,接受阳光、霜雪,还有天地间精灵的抚慰……它的柔嫩鲜美,将让回城的每一个寒风呼啸的日子,氤氲在蒸腾的香味中。

我在报上看到,如今塌棵菜已声名鹊起,走向大江南北,甚至端上了辽宁舰官兵餐桌,成了名副其实的“拥军菜”。人们喜食塌棵菜,除了雪下乌菜赛羊肉的美味,我想,更是欣赏它苦尽甘来的一生吧,历经世间剧烈的温差、彻骨的寒霜,涅槃犹存,让寒风再退三尺,在大地上传递生命的光彩。就像一个人,历经磨砺,由内而外,散发出风华玉润般的魅力。

塌棵菜,塌地松。

母亲的富庶

□陈凤兰

母亲马上要过八十大寿,我们姐弟便觉得这是彰显孝顺的大好时机:“不管订多少桌,费用我们来!”母亲却剥夺了我们在亲戚面前撑面子的机会:“我有钱,不需要你们破费。你们还要为孩子买房,还要考虑孩子们结婚彩礼啥的,我的生日就不要你们掏钱了。”

我很好奇母亲的经济底气从何而来。

“我前几天黄豆卖了一千多……”

“三只小羊卖了一千二……”

“红小豆卖了三百……”

“蚕豆卖了五百……”

“稻子卖了两千多……”

“这几天小青菜大小也差不多了,我明天扎个十几把,到街上去卖……”

我和弟弟一脸惊愕,一直觉得我这个月月薪拿工资的教师,和在外创业的弟弟才是母亲生活的保证,我们时不时在节日掏出百元大钞,拎上几盒礼品,才让母亲衣食无忧,没想到这个农村留守老太婆,竟然过上了自给自足的富庶生活。

“我一个月九百多的养老金一直没取呢,等过年让你弟取了,帮我存起来。”母亲一脸荣光,像是得到股份分红的大老板,开始“指点江山”了。

我理解母亲的“成功”,因为在那个凭借劳动力挣工分的大集体时代,母亲就是村子里有名的“铁姑娘”,是劳动能手。她插秧,又快又齐;她除草,又利落又干净;她拾棉花,又量多又质好……反正生产大队的队长、会计对她的活计基本免检,甚至把她的“作品”作为示范样板。

可惜,后来工厂进驻到村里,母亲成了失业农民,姐姐进厂成了工人,我读书成了教师,弟弟把爸爸带到浙江,一起做生意去了……母亲那如“绣花”般的劳动技能成了“弃儿”,家里再也不需要靠她挣工分换取口粮了,她唯一的价值就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努力让我们这些冲在前线的“士兵”,回家后可以吃饱喝足,修身养心。

但时间打乱了节奏,新冠疫情让多病的父亲撒手人寰,弟弟的生意也遭遇挑战,姐姐的孙儿也出生了,我儿子也在苏州买了房。所有的亲情沟通不知从啥时起,变成了姐弟之间互相倾诉的生活压力,而这样的压力最终都汇成一个词语:经济压力。

被边缘化的母亲不知何时忙碌起来,她把自留地“雕花”般地种上了花生、萝卜、红薯、小青菜……她把别人不要的“十边地边”开垦起来,种上豌豆、红小豆、豇豆……甚至工厂征用的土地一直荒废着,母亲也见缝插针地种上了包菜、黄芽菜、黄豆……反正,只要有土地,母亲就会用她那裂了口子的黑黢黢的双手,让地里长出“金子”“银子”,长出生命与希望来。

每次回村,我都被在田地劳碌的母亲治愈。只要有土地,只要勤力,劳动可以让我们经济富庶,更让我精神充足。

《资本论》中马克思曾引用了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而我的母亲一不小心就践行了此真理,顺便治愈了我们这些子女的精神内耗。



江海采风